
1 3
1899
30

門 イ 3
1899
39

天中記三十九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生辰

契母生吳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日脅三人出帝系

化石生啓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淮南

生于桑木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昭和 12 年 9 月 15 日 購求

其君其君令婷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呂本味伊尹母孕行汲水化爲枯松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書大傳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水經十五

觀白虹 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歷拳不開昭王噪之卽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世說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宣四

熊虎狀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如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爲司馬將攻王楚滅若敖氏上

豺狼聲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其惡叔向懼不敢娶乎公強使娶之生于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天文）

豕啄牛腹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豕啄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魚之母弟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生而白眉 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之左有碑文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產於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山）字伯陽號曰聃（崔玄山老子母瀨記）懷之七十歲乃生時割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爲老子（神仙傳）老子既生廣顙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

雙柱足蹈五子手把十文（商芸小說）

神書繞身 關令尹喜內傳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

文成相里 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馬（唐高僧傳）

黑帝感生 孔子母顏氏徵在將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孔演圖）

明珠感孕 西子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翠雞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爲鸚飛去（翰府名談）

夢神乘雲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

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隆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屈原　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千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感星　蕭何昴星精張良感弧星生樊噲感狼星生

感龍　雜記云漢廷尉扶嘉朐胁人也初嘉母千湯溪水側遇龍后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高祖爲漢王時與嘉相遇嘉勸定三拳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爲廷尉食邑朐胁嘉臨終有言曰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

出鹽井　方輿勝覽

太白星臨　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娠人將弃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爲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爲氏朔爲名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至紫泥海紫水汚衣乃過虞淵淵浣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洞冥記

神光照社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至場七世通顯　孝子傳

足練昇天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間人人皆

日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論衡吉驗）

賜袂 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日杖當子力矣（上）

天人授書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高道傳）

雙珠老蚌 韋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白鵠聳雲 吳張承家有白鵠聳雲占者曰鵠是延年仙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齊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鵠後承生昭至輔吳將軍（拾遺）

胞聲震外 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藍田產玉 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

香浴 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仁遠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起居注）仙公生始數日沙門生而禮

拜曰當游仙道白日昇天靈寶法輪經

眞英物 桓溫宣城太守燮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燮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本傳

墮地便坐 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異苑

額創而出 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

靈產 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酷何婦忽然起坐曰感君哀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之如言不取燈燭闇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七人以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來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幽明錄

旗鈴落懷任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葢四角懸鈴自天而隆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昉斗十二從叔畧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菩家千里駒也南史

楮淵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天人執爐 陶弘景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孕生弘景本傳又雲笈經云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

在懷一天人手執金香爐降

腹啼 南史王曇遜母書寢夢靈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雜跡集）

瀕裙 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渡河瀕裙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北史）

浮磬之精 高琳母當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持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有孕生琳（北史）

遺奴 徐孝嗣聿之子也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床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南史五代）

石麒麟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之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本傳）

夢鳳集 王遠知生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本傳）

湯餅 唐明皇王皇后寵衰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之（松江雜錄）劉禹錫送張盥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飭舉湯餅祝詞天麒麟（本傳）

玉燕投懷 張說母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貴之祥也（天寶遺事）

鶴集　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上遂生九齡

家傳

長庚　李白欲生其母夢長庚星遂生白本傳

七十生子　三原縣南董橋店有孟姬者自云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謂爲妻謂爲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謂之貌酷相類吾謂卒分陽傷之吾遂爲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謂弟請事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熒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兒也貞元末百餘歲卒乾瑛子古物餉遺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慕畜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相擎一故皂襖子與宴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之後值生恭日亦以箱擎一破弊襆頭餉恭日知兄深慕高眞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因話錄

轉門　柳公綽字寬始生三日伯父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作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舊唐

夢楓生腹　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本傳

鳩集　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慕宿簷戶長縣脇歷居戎職值亂殺田洪正推爲留後子後相繼藩鎮

一百年唐年補錄

異人求嗣　崔愼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爲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曰貴則貴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祐僧又曰緇郎卽崔氏也南部

五臺山靈　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蜀檮杌

白雀棲室　閩王延彬主之子審之姪也嗣圭封泉州初圭領兵至泉州舍于開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有一白雀棲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穩每發蠻舶無失隧者人因謂之招寶時也五史故事

文武秀氣　杭州新城縣罾江舊常有二氣亘于江上終晝夜不滅及桂建徽羅隱生而二氣不復見議者以爲文武秀氣焉吳越備史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韋伏劍於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於地跪而接之曰此我家之寶三日段氏亡韋鞫爲己子后爲僞漢高祖劉氏興十錄五國故事作劉巖

崔仁冀父詢善射仁冀方娠而母病詢欲飲以藥母一夕夢人謂已曰勿藥恐傷僕射及覺以語詢詢疑其誑弗聽自搆火煮藥見鐙上有蛇蜿蜒然遂覆其藥而沒後果遷左僕射九國志

吳越錢元瓘先是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上

王承肇雅州人蜀王宗侃之子母崔氏夢周公山神降祥遂生後一僧見之曰山氣減半乃孕靈此子珊後節制洋州爲洛行軍司馬

宋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

李至母張氏嘗夢入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覺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

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君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文昌化書

玉山人楊大年祖父文逸爲南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故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公遂生後三十七爲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爲四十七字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生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世間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棄乃追至江濱開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上有紫毳尺餘經月乃落詩序春渚作祖母啓視

天赦 富弼字彥國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生弼（宋史）

滅燭復明 章得象字希言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上閩中惟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邵公建州人生時家尫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採公談圃）

煮藥再蘇 呂公弼卜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暴覆再煮再覆又煮而加火焉因甚就榻夢神人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括異志）

玉筋食羹 邵康節母李氏其始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一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後生康節（聞見錄）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霞間見大黑猿有感遂孕臨辱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七歲戲於庭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本草）

攜文選 宋郊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股已而生郊後又夢前朱衣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京文故小字選哥（塵史）

手書無字 薛億將生其父夢人手中大書一與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益取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太名之意也桐陰舊話

摘餌連葉　韓億夫人王氏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綜繹繹維績五子皆責顯上

兼有話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于馬首或肩輿之前若先驅者或前或却間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十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一兩子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酸餡者又有一包荣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

初貶死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曲洧舊聞

生立於辱　孝顯忠初名世輔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劒矢置母傍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辱咸異之宋史

肉塊得兒　宋儀王仲湜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刃剖遂得嬰兒靖康時大軍欲推立之仗劒以却曉其徒曰自有眞主其徒猶未退則欲仗劒死六軍遂與王約以踰月而眞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欵其期未幾高祖即位于應天王間關而南上屢嘉歎之主祭濮王杭州志

優曇華　世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鉢名瑞

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法華經）

七枝秀草（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枝秀草應時而生（傳燈錄）

白象入胎（第十祖脇尊者生時父夢白象背有寶坐上有明珠入門乃生（傳燈錄）

雌甲辰（裴晉公有遺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雕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雞跖）

小戊子（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東軒）

前身

張衡後身（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其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商芸小說語林）

桑中金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無此物祜乃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大驚曰此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乃知李氏子乃祜前身（本傳）

蛇精（杜預醉臥嘔吐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史傳）

龜精（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龜云是龜精（文選注）

胡沙門（中書令王珉字季琰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我若後生得爲此人作子

於近願亦足也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小弟耳頃之沙門病亡後歲餘而生練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能名之識其産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冥祥言

羅刹 齊文宣欲殺僧稠稠預待之帝愧悔躬負稠身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咒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續高僧傳

許玄度 許詢與沙門曇彦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彦長年及見詢后身爲岳陽王鎮越州彦呼之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彦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恍然悟前身高僧傳

彌勒應身 傳大士名善惠婺州人南齊時降于傅宣慈家納劉氏女名妙志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摩號嵩頭陁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出塊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兒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呵之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雙林寺行道人滅傳燈錄

玄是袁盎 彭州什知玄於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魯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爲嬰撓

耳一云亡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咸地變

琉璃焉宋高僧傳

徐陵後身 處州釋知威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傳是徐陵後身上

宋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洒然悟其爲僧時乃永公後身也因與琯終身事無不驗明皇雜錄

諸葛後身 劍南節度使韋皐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問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于韋氏吾致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南部志

李公垂 紳少時讀書剡州天宮佛寺一日晝寢舍中丹李柰方實有黑蛇據其二會僧至驅之蛇入李懷中忽不見及覺問之答曰適夢在樹間食柰甚美僧大奇之雲溪友議

袁滋 微時居汶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曰此人大以四華坐禪和尚屈指七來四十七年矣問

滋以年適四十七（逸史）

盧者　崔鋭佐李抱貞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遊客鋭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後累官大都督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推積夜分省覽訓祈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爲神人太和八年卒（舊唐書崔鋭傳）

白猪　尚書鄭愚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北夢）

三生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俗在浙江遣詣門求試即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斬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墜地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置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勑賜及第登廟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北夢）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池見鷹得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壹見闇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記）

陳世夫婦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成

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看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聞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行奏卒既

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斃於久之須臾縣令亦至眾客俱集趙白其事眾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眾共成之於是成婿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會昌解頤錄

跳踢　錢武肅每夜令老姥監直更聽一霄銀板登有大跳踢入油缸喻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爲意明日王曰昨作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微哂而已傳載

朝聞之精　梓橦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之人謂之張惡子其神甚靈蜀王建世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

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鄙褻遍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橦廟祝巫爲惡子所責言我不再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北夢

靈異錄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采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托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有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刋正愼勿以葷羶噉我七歲放我出家爲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迫之及冠强爲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言外渾人號邊菩薩及師渾政出多門絶無威斷楚人失故人號邊和尚玉壺清話

高澧夜夢精也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視之一日穢而登光庭不知之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非其人吳越備史

北夢瑣言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果北平王來歸生紫氣光庭南唐

搜神記 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

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南唐相山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旰者稱太守脇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任初景洪曰我不從彭旰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儒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後沆赴舉有老人云翁自是羅浮山玉源遵君

漢將范禹范祖禹母夢一丈夫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家傳

琅琊僧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琊精舍恍然省記前生曾作寺僧千寫楞伽經四卷使人登佛屋梁門獲經函發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益琅琊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寓簡侯鯖錄

戒和尚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借出游郊云迂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祖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歎曰世豈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東坡曰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夢一僧瘠而耐來託宿聰驚曰戒陝右人失一日暮年棄五祖終於

丈遇逆數益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志林

降鄒陽 何遠一日謁冰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煙兩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其偶然雖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初初劉貢文夢至一官府紫閽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益如皇帝時爲大師周朝爲桂下史只一老聃也春秋者紀聞

前身女子 黃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后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女者山谷意謂涪陵貫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憒憒既坐黨人果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後身爲男子得大知惠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係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改去之而腋氣可除上

秦士後身 王介甫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日先背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會坐

禪入定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贊皇公至趙景初生時其母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景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陽而景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子潮陽德裕明年貶朱崖而卒景亦卒于朱崖俱年十二坦齋筆衡

萬年鬼王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岷峨山拘中和尚和尚不答書但云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有書否堅不肯說王云我已知了你直說久而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后與漱間即逝人問拘中云王太尉是第六個萬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貴耳集

僧成後身王十朋將誕矣初夢其族叔之師嚴威伯同黎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即嚴伯威後身也梅溪文集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右橋碑石橋乃天臺五百尊羅漢洞口也陔餘叢說

仙菴道人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悤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即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爲眞不所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繞菴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其聲乃絕

時眞母方娠見道人入室遂産德秀齊東墅野

婺女星 胡寅夫人翁氏客州司戶揆之女也生之前一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婺女星也當生君家壻日而翁氏生紅兄滿室殿撰曰此必淸貴而壽者也長歸于寅以婦德聞見玄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太夫人胡傳

婺龍 天文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之傍有潭咸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長讀書潭水山中往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脫爪于門外石上迨曉開戶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不能勝公鎭日怡然自若及公卒潭水復深

國王 唐裴休爲于闐王北夢南唐後主爲師子國王乘異記

重生

秦諜復蘇 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益記異也左宣八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冢者皆有次敘郭崩哭泣過禮遂死博物志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顧愷之答蒙土

張明友奴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

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世語漢末發范友明冢奴猶活友明霍光女羣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博物志

菩提寺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紘問其姓名死未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人送涵回家每魏把挑枝急速去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侍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伽藍記

食荷葉 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挾貯像冰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眾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今死便撿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眾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齊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兩京記 昭宗初年鳳翔

糠竊師者忽暴終而蘇云初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撿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于簿自此竊每斷中惟荷葉湯而已吸下號入冥和尚上法慶九欲食時先以煖水令要濕方食之（宋高僧）

三百年復生 寶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恣容絶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官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梁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神異記）

粥餅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粥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啓塚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元吾衍子行閑居錄）

壽

考 老考也（說文）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釋名）

期頤 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

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皆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鱷悴恆如有垢者也或曰胡耇咽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齯齯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而已也上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云云五曰考終命洪範

四事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道人也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可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列

大齊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盡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七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追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上盜跖曰人士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莊盜跖

長生 黃帝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五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一千二百年矣吾形未嘗衰

八百 彭祖姓錢名鏗堯臣封于彭城在商爲守藏吏在

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枕高枕而晚而唾遠自
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仙傳世本楚辭注莊子曰夫道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
伯又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周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
壽九十七而沒六韜

太公八十入文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
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
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望知其異史注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雛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秦策太公九十乃顯榮分誠未遇其匹合未玉九辨天問云師
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王逸曰言太公鼓刀
在市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而歸楚辭淮南云呂望使老者奪太公鼓刀釣魚年
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
于齊高誘注說林訓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趣然乃舉太
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姣好耶卽太公七十
二齲然而齒墮矣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
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

說苑 韓詩 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迺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說苑八

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啓云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未見所出而人遂皆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豈相沿之誤耶然國史及朝野雜記俱云好中狀元年二十三非八十二也

九十爲師 鬻子名能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爭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鬻子

世傳鬻子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 序

史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楚武王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今書云

昔者魯周公又曰周公使康叔往封于殷皆文王後事也其爲僞書無疑而無舉以證之者

出入百歲 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周公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名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郤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

四十歲矣論衡

交儆 左史倚相趨見中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汝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登年 魯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家皆侈劉康公告定王曰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若皆早世猶可若登錄以載其毒必亡周語趙簡子曰雀雉魚鱉莫不能化惟此能哀夫實聾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晉語

自養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韓子作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說苑五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間有鹿門穉者年七十而無妻問子管伸令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韓子十四

齊桓公至白鹿 齊桓公至于麥丘見邑人問曰叟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與之飲曰盡以

叟之壽祝寡人邑人奉觴再拜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
金玉是賤人爲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
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
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
主君無使羣臣百姓得罪于吾君無使吾君得罪于羣
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此言者非復前二言之祝叟其
革之矣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
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
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臣
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
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詩外傳

三毛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不禽二毛公傷股子魚由
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
僖二十二

無能爲 秦晉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然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雖然夫人之厚君之薄也夫君何厭之有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
伯說與鄭盟僖三十

七十二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
不成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六

種種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放盧蒲嫳于北燕昭二

七十欲學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以爲戲君師曠曰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

恭士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說苑

未敬有命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孟孝獨子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曰吾聞道矣莊子

二願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之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役諸老復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則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日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可以得壽焉使民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此臣所以得貴焉王賜臣田不租倉廩將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柏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為相說苑御覽稍異

春秋高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遣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趙拒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乎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

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蹻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善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韓詩新序）

善飯　廉頗奔魏趙王思復得廉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木傳）

食乳　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史）

逸樂益命　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道一無所報弭也譚以爲少盲恆逸樂所以益性命也（新論）

九十授書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文帝時聞其能治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漢書）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南書序）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衛宏古文尚書序）

蒲輪迎　申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初即位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漢書

治詩 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上

三世不遇 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髦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又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爲會稽都尉漢武故事

六十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積俄而有黃省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隨三千年一剝皮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洗沐澣濯 石建爲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君厠牏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漢書

嬰鉄 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　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後傳東觀記矍哉是翁也字書矍勇貌

手自校書向朗字巨達少時涉獵文學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

劉揚同軌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蜀志

鐘鳴漏盡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篤疾年八十二薨魏志

不倦書籍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傳子

鹿仙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遊世謂之鹿仙潘岳中記

命車自載劉寔字子真少貧若賣牛衣以自給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歷吏部尚書封循陽子懷帝復授太尉固辭以老不許劉坦上言曰太尉實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臣聞老者不

以筋力爲勞實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殷勤斷章敦喻謂宜聽實所守詔賜凡杖不朝歲餘薨時年九十一

晉書

高貴鄉公

劉毅字仲雄爲尚書僕射以峭直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後司徒舉毅爲青州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數前爲司隸多所按劾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爲卿都上

持重聲若

劉弘字和季爲荆州刺史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煖帽轉以相付上

自三十歲

羅結魏主太武初以河內鎮將遷侍中外都大官捴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侯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第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魏書

知足

玩之字茂瑤以久官年疾告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休息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惟不懶惰而倦怠頃來耳目來聰明而聾瞽轉積腳不支

身喘不緒氣朝露夕陽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
矣南齊

珍德謝

高允字伯恭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晝夜
嘗執書吟詠尋覽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
說舊事了無所遺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
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其弟燮字季和每諂徵辭疾不應恆笑允屈折久官栖
泊京邑從容于家

餘老

劉讌高允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允
所成篇卷頗有功焉正始初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
矣而餘老態年眛禁自效
允傳

賜敕致珍

刁雍字淑和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皇
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併以耆舊特見
優禮賜几杖朝履上殿月致珍羞焉子遵字奉國年七
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是福門
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年七十九

御覽引致珍羞焉下即接嘗經篤疾是混父子爲一
事也誤

珍鞍耀馬

源懷賀子也正始初蠕蠕入寇詔加懷使持
節侍中出據北蕃賜馬一匹紬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
受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
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

廟勝之規摠驍捍之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遁亡（源傳）

跨鞍 畢衆敬齊明帝殺廢帝子業授兗州刺史降魏後復爲兗州徵還京師年已七十髮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襴刺虎矛等物文明太后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馬勞遣之（魏書四十九）

白首滿勤 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逾七十手不釋卷（北史崔浩同）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游于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迹掘之皆驗號爲聖人汝南王悅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伽藍記）

歸乞 魏中山王英伐義陽傅永爲將軍自將馬步千人南逆齊將馬先瑾瑾將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大破之時年七十餘三軍莫不壯之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仰首見拘此郡復爲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魏書五十九）

四皓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此曾參家甚貧屢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南史）

養眞靜默 沈麟士字雲禎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立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好爲織簾先生宋齊徵皆不就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默所致（南史隱逸傳）

頭有肉角 梁蕭暎爲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父行部伍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七畧盡今惟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名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一百二十卒（南史）

曾孫婦乳 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烏

蜀漢 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

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上

齒宿意新 李百藥以年老致仕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歡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交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年八十二卒舊

卧振高風 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頃年以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臥振高風使齊南伏生重在於茲月闕西孔子故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兩宮禮賜甚

序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馳以示輕捷時謂執一不伏致仕朝野僉載

喜東滿顛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聖朝開元遺事

百二十八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曰老人無拜禮伯隴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之幸矣

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且笑而憫之

乃賜紫袍牙笏及優恤有加伯隴自言隋仁壽年生說

天業未事了然可見

蕭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皓白狀

骨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蕭問之老人云公似

吾七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

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傳載

柳公度子華子也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

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見氣佐喜怒氣海

常温亦舊唐

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爲時所稱常以寬

柔自特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威

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舊志

白居易暮節或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常與胡杲等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上洛陽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

九十五白居易序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頊之子也初愿之曾祖

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倣倣傳呼之聲

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爲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

有曾孫左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

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周史

二百餘歲 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九代祖 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一父曰并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洞微志

党翁 邵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太中嘗爲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党翁在清太中已爲兵則已不下二三十矣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陳恩祝呵 劉類爲弘農太守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右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來見我其視人無禮旨此類也 魏書苛吏傳

四方人壽 東方極豪林之墟名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方極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之壟其國人壽三百歲北方極朔陰之庭名旬羅之國人壽三百歲上方上清陽灰空之內其國人高上玉皇萬望帝眞惟劫爲年直下極大風澤名寶眞無量國人壽一千二百歲 放品經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

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日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一日吾師食蟠桃弃其核崑崙之下今樹與崑崙齊矣仇池筆記

東方朔 孝文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山陽公尉元鴻臚卿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兄誠素之耆英風老敷雅迹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避雖更老非官宜加殊養魏傳

鄭玄注文王世子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時蔡邕明堂論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爲更故知應爲叟也

銅狄 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相謂曰適見鑄此物而已近五百歲後漢傳

夭壽 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爲失歸祆怪禮外傳

不壽

彭祖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列子力命郎顗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後漢書俗傳顏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係白馬論衡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桓譚新論亞聖德蹈高縱秀不實振芳風禰衡子碑顏徐勉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嘆息梁書

賦鵬 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

河南守聞其秀才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文帝悅之絳灌等盡害之適爲長沙王太傅有鴞飛入舍作賦以自廣後爲梁懷王太傅而死時年三十三（史記）

賦靈光　王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後漢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博物志）文考一字子山也

豫知七日　陸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七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南征遘疾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覩也年三十二卒（魏志吳志）

聞言天人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傳蝦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君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遘癘疾七時年二十四司馬師嗟嘆累日泣也

師事荀爽　荀爽字奉倩或子頵弟也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倨難曰易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

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繁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彼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彼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彼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妻曹洪女有美色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不哭而神傷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其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何功爲粲傳）柳弘卒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舞持修行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洛無復洛川之文（舊志）

朝野悲惜　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年二十七生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嘆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四望牛車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本傳）

不委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世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上）

棟梁抱　衛玠字叔寶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

中有異人之望祖衛瓘見介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
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別傳）及長好言玄理親友時
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以天下太亂移家南行永
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
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樑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
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
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行善福繁　羊秉字長達少有令譽事參撫軍將軍事將
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
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
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同志

生之所感歟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后
湛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然對曰文
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徂絕聖世帝
嗟慨久之（世說）

轉頭塵尾　王長史（濛）病篤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
如此人曾不轉四十及亡劉尹（惔）臨殯以犀柄麈尾箸
柩中因慟絕（上）

年齊古人王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濛子也明秀有美稱
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嘆曰無愧
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文字志）

王珣無年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謚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比中郎坦之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上

祝羊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嘆如何可言上

謝惠連 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才思富捷彭城王義康修府城得古冢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文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南史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武帝至彭城大會燕漁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大厦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後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樑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南史

後進領袖 王訓字懷範幼聰敏有識量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上

孫楚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

詩品

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聰警絕眾文章邁捷下筆則成
尤好著書爲號州參軍坐罪除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
令勃往省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
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舊唐

奴僕命騷 李賀字長吉韓退之皇甫湜聯騎造門賀摠
角荷衣而出賦高軒過操觚立成杜牧之序其文益騷
之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生二十七年死世皆曰使賀
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神會天書 邢君實恕子也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
所稱許而不幸早死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神會天
如不經意同時之士名好古字者皆莫能及楚辭後語

富

鍾縣不移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
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
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

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

逃富 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鄙民故
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贍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 楚語

富淫 齊慶封奔吳吳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襄二十八

幅利 齊慶氏亡分其邑予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上

怕富 子產聘晉叔向問子皙于行人暉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昭 元

富得罪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家語

陶朱公 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益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强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素王妙論

遊宮 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墐謂之寶井其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拾遺記

猗頓 猗頓魯之窮士問術於朱公乃畜牸于猗氏之南以富興于猗氏故曰猗頓孔叢子

君子之富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說苑昔楚頃襄王問陵陽君曰君子之富何如云云後漢樊宏傳論

親時 白圭曰吾營生猶伊尹呂尚之謀白圭樂觀時猶歲熟取穀與之絲漆蘭出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史記

卓氏 卓氏用鐵冶富程鄭富埒卓氏上

倉頭千數 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鄢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室貨以爲稱首益以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華陽國志

銅山 臨邛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

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王告與之遊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上

茂陵富人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鎰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孔雀牛青兒奇獸怪禽委積其閒積沙爲洲與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西京）

高訾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茸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漢貨殖傳）

輦賄 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注云昔有周雝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子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善曰見鬼神志搜神記

富陽袁君 湖陽縣有樊重碑重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羸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

興工造作無窮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賓送甚至世祖即位追封敬侯諡湖陽爲重立祠冰經注後書畧同

金沫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兩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疋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 拾遺記

守錢虜 馬援當謂賓客云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本傳

散施 折像字伯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文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植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後漢書

實庭 廉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 蜀志竺

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

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時三國交鋒軍中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隴駿馬萬疋拾遺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志

饑賴刁濟 刁逵字伯道奚子也隆安中爲廣州刺史弟暢爲始興相既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貨稱是桓玄簒併爲所用玄敗併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面吝山澤爲京口之蠹劉裕散其資畜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晉三十九

鑄金爲龍 齊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理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蕭嶺胃致取此龍以充軍實南齊書

樓觀出雲 元魏時洛陽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于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疋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于王者伽藍記

流星入箭 北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着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昇車還家觀之乃直金遂盛于庫櫃每至良辰

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累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于眾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淩朝有百鳥似鸞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漩風漲天而來旋遶此樹疎其枝柯如掃箒之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畧盡其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蜿蜒腐草之餘耳廣古今五行記

蠻酋馮盎族人子猷性豪俠貞觀中入朝載金一斛自隨許敬宗嫁女與盎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卒

袁思古議謚曰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聞詩學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請謚爲謬舊唐

田彭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卽郝俊之舅早同鄉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貨貲見稱有彭志鎬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儀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舊唐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卽翻塵土浣其餅駝苦之乃將鑽鑿去十餘磚下有甕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肪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肪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香知會載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臧肩高背曲有似駱駝

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牧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拜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豔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窮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驚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兩京記

居賄 裴伷先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萬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知十有七八

舊唐書

元寶 玄宗嘗名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係陛下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一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名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南部新書獨異志

地癖 李憕豐于產業伊州膏腴水陸上田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

巖天寶中爲少府監田産亞于鄭舊唐忠義

多田翁 立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已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盧從願有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婚宦最重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願爲多田翁明皇雜錄

京邸高貲 胡証拜嶺南節度使卒廣有舶具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多遂號京師高貲舊唐

多藏爲蠹 李叔明豪侈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産殁數年子孫驕縱貲産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上

足穀翁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産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重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北夢瑣言

打鍾白下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諂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撞新鍾拾錢一萬貫命諸六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拾錢一千貫文者卽打一撞齋罷王酒胡半醉如來徑上鍾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玉泉子

寶精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貧善相者周亥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大富果如言九國志

積錢有聲 五代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以爲妖勸其散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爲笑宋傳

王有金鬼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罰檮杌

代輸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兌夫錢海州懷仁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與子居而家饒于財乃以十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聲運庫藏爲空翌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彼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請歸錢於麻麻以爲天授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春渚紀聞

民怨 劉德字路叔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漢書

玉豚 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業並收家遂大富幽明錄

金牛 增城東北有牛潭洞深無極北岸有石周廻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熙中增城縣

人常安到此潭於石中山躡得金鎖大如指尋之不已
俄而有物從水中引之握不能禁忽斷得數尺遂致富
年登上壽其義義興周雲甫嘗見此牛宿伏石上傍有
金鎖如索繩焉雲甫素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
許遂以財雄寰宇　記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
不聽曰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　論衡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失之機
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也呂本生

貴盛

釋名

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

近危

韓皐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以近於高危福
之自至猶宜儆動奈何枉道以邀之　傳載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令皆月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
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

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前漢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左思詠史漢書金日磾贊曰

鹵獲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選七葉珥貂見崇西漢息倖論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左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注本傳鄭昌上書頌寬饒語曰寬饒言誤也江淹雜體詩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何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法通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寡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潰雨止送

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言訖出門不復見比干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何氏家比干敞支高六世祖也後書傳

三組 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師古曰僕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漢書

五侯 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本傳元后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讚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傳

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效本傳五將世權謂王氏五大司馬鳳音商根莽也海錄內云莽誤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俗又以爲五公城岳讚云五王在中龐葺建績者也水經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終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令人奏就國后遣使迫仁令自殺本傳祖孫可謂中立不倚者矣云謂不同莽政誤

七貴 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譚一姓之或在注七貴謂

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太白詩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許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漢傳贊

兩漢興衰 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東觀記

四世三公 袁紹字本初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魏志安章帝時爲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爲太尉陽子逢逢弟隗皆爲公華嶠書　逢孿子紹出後伯父成袁山松書　逢子術後書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先主云袁公路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孔融謂主曰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司馬彪書曰安桓帝初遷太尉有三子逢成隗逢字周陽靈帝時爲司空隗字次陽獻帝初爲司空似誤

天下盛族 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亮吳有瑾魏有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族

七世九公 惟我先生之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暐曄六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奇光昭合同已獨坐於古今拊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

寵莫二爲天下貴門荀氏家傳

沈公 沈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後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董徵字文發 頓丘衛國人也以輔國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元魏儒林傳

四世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隋書

隱約百人 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不下百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本傳

十棚執笏 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趨走省閤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時號三戟崔家 唐書

旃旆成陰 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朱輪接軫旃旆成陰

酒囊飯袋 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江湖近事

公子筍　王建游龍華禪院名僧貫休坐令口誦近時詩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藥鵷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　蜀檮杌

貧賤

貧病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不惟形色麤麤黧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違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顏延年庭誥

十盜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爲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之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六韜說苑同

推車　寧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爲人推車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叩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爲上卿　史記

立雞　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死其子無立椎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　上

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亦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國語

苦其無 范宣子數我于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正義曰爾雅曰白蓋謂之苫孫炎曰白蓋茅苫也郭璞曰被苫也正義曰被苫蓋言無布帛可依唯草苫也左襄十四廣絶交論斷金由于湫隘刎頸起于苫蓋

士之常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列子說苑

無財謂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土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

曳縰而歌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綦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上

貧不願仕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飤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上

一飡九食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窮餓數日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水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可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符子

緯蕭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織也蕭蒿也陸龜蒙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顏延年陶靖節誄

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胡叟救沙門法成于死成感之遺其珍物叟曰緯蕭何人能弃明珠（魏書）夫緯蕭不獨見蟹志陶以爲奇詎未讀莊子耶

分桑救兄　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子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願君以餘光振之（史記）

齊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云云（列女傳）

史通云甘茂會績之云蓋戰國遊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耳劉向乃爲此婦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爲有特爲指實何其妄哉

貸布　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上從貸一布布償千金隣子不與（典略）

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過秦）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廣絕交論）禮記儒有蓬户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户爲樞也王褒得賢臣頌長於茅茨之下徐幹詩顧念蓬室士江淹上書本蓬户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劉孝標辨命論士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也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弗門　陳平少時家貧爲人長大美色户牖富人張負獨偉視平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

多長者車轍漢書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有好事之客應休璉書

家徒四壁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居貧愁憊以所服鶡鶜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與謀還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西京雜記漢書

都養兒寬受學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漢書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

庸作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資供用漢書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西京雜記

阿街卒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苦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埽厠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華嶠書水經

結草而居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配韋於朝徒行弊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堂而居焉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萊蕪續漢書

併日而食 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皐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蝟自障出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有道別傳

冬月無被 孫晨 晨字允公家貧不仕居祉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薪一束暮臥旦收之 三輔抄錄

排草入室 葛洪字稚川夙失庭訓躬執耕穡承星履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于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抱朴子

北門之歎 李弘度 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鄉縣世說

爲鬼所笑 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貲寶尤甚常在家慨然名左右將營十里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耶遂止 南史七劉毅同郡宗人也

獨見 王智深字雲才少從謝超宗學屬文家貧無人事嘗臥五日不得食掘蒿根食之司空王儉及子志分其衣食 南齊書文學傳

貝大夫穀 瑯琊諸葛氏弟兄三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嘗乞自給穀在園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已空始則故

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書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擔從門出客借門諸舅在不答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糶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擔穀出爲是何事人兒弟相視竊自疑怪及看書題宛然如故試開囷量視無一許斛始知前後所失非人爲之也

【報應】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室盧載爲誄曰誰爲府君大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芝田錄

屑榆作粥陽城少好學家貧無積值歲飢雖鄰里無所干求惟屑榆作粥而已

【冤魂】郭鄆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嚮間常有一物狀如猿玃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于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頗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鄆究問其事云先得其地安品子郭言于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醑畧無所惜未經數年遂至貧困劇談錄

【隨僧欵】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當時福

泉寺隨僧飯而飲冠履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
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
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
拜沙鷗遥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愜素
機監戒錄

赤貧 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
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沒無遺類耳漢書注以爲流血丹
其族言謬

貧窮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大畧